

火灾，岂止是火灾

■陈原

2015 年刚刚到来，北方和南方的火灾就震惊了舆论，追问声此起彼伏。

其实，火灾，岂止是火灾！
1 月 3 日云南的一场大火，让已有 600 多年历史的大理州巍山县南诏镇的拱辰楼化为灰烬，而仅仅一年时间，云南的古城古镇已经多次大火冲天，再往前，湖南凤凰古城、贵州黔东南古老苗寨侗寨的火光，我们也记忆犹新。“毁于一旦”“火烧连城”，似乎正在与弥足珍贵的古建筑联系在一起。眼看着历史文化遗产被大火无情吞噬，全国各地都心急如焚，但事故还是一再发生，而且每次事故都是“不慎”“不当”所致，更令舆论难以接受。
记得很多年前，一位老领导的上级部门有意请他去执掌一家文物保护单位，但被他断然谢绝。事后听他说，这种职务可不是人人都可以担当的，或许一场大火就让你成了千古罪人。他的话确实很有道理，火灾是古建筑的克星，对古建筑而言，什么都不如大火那么致命，当然，还有那种蓄意的拆除。
对古建筑采用“活”的保护方法，也

就是说在使用中维护、保护，已经成为近些年的通用方式，比如作为博物馆在其中陈列文物，比如由居住者、使用者担当起维护和保管的责任。实际上，在许多国家，一些古建筑还可以由机关边使用边保护，使用的同时对外开放。事实证明，这种方式比那种将古建筑当作死建筑、干脆封闭起来的要强很多。北京“铁一号”大门里的灰楼建筑就是文物，但长期被死死关闭，既不开放参观，也无人整理维护，如冷宫一般，毫无生气，这种保护不但是对重要文物的浪费，也是对历史记忆的轻视。然而，一如过去的很多事物那样，一统就死、一放就乱，成了一种难以改变的现象。古建筑一旦被使用，文物部门往往就放松了监管，而使用者也常常视经济利益为首要，以赚钱为主，文物的价值和作用反倒成了摆设。
古建筑都是历经上百上千年的历史文物，过去的防护条件，尤其是防火救灾设施远不及现在，可他们却没有丧失于过去，反而葬身于当今，这不能不令人叹息。仅从这一点看，许多管理者和使用者对古建筑的尊重和珍惜之情就大不如前人。因此，当管理部门批准使用古建筑

时，当那些古城古镇被允许经营时，对使用者的考量最为重要，考核不是看他们的经商能力和赚钱本事，也不是看他们能交税多少，而应当首先看他们具备多少文物保护知识，看他们对文物的爱心如何。宁肯少挣钱，宁可政府补贴，也不能见利忘义，因为这些文物本来就很珍稀，而且不可再生，一旦毁灭，再用多少钱、再如何后悔，都无济于事。
20 多年前，解承强作曲的《丹顶鹤的故事》经朱哲琴演唱后，传遍大江南北，这是一个真实的爱心故事。在我们的周围，从来就不乏爱心人士，他们对动物、对自然、对文化的爱心是无私的、真诚的，有时甚至能舍弃生命。社会的公益事业，生态和文化的保护事业，最需要他们的加入。目前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培育千千万万拥有文物保护知识、充满爱心的志愿者，依靠他们承担起日常保护文物的重任，而不要总想着如何以商养文。
火灾以后，不只是表彰英雄，计算损失、追究责任人，还需要从保护机制、思维方式、社会习惯、防范意识中深刻反思，寻找原因，改变那些带有隐患的做法，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。

私分“辛苦钱”

■文/小强 图/春鸣

媒体报道，惠东县园林管理局前局长周雄辉调离园林局前，认为园林局账上的钱是其辛苦赚到的，如今他要离开，钱会被接任者花掉，心有不甘，于是提议，把 66 万元公款套出来，与出纳、会计、办公室主任等四人私分。近日，惠东县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 4 人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至五年十个月不等。
这位前局长为自己的“辛苦付出”感动，并用公权力运营下的受益好好地犒赏了自己和“小伙伴”。或许他以前工作真的很辛苦，但这一伸手，将来坐牢的日子可能更辛苦。而其实，公权力具有强制性、垄断性，依靠公权力收钱，一般来讲也谈不上什么辛苦，起码和胥手胥足风餐露宿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和打工者没法比。
服务于公职，只能拿合理合法的工



资奖金，收入不可能和成功的老板比，因此，实在觉得公务辛劳，所得与付出不匹配，又找不到服务民众的荣誉感，还是及

早下海算了。别纠结来纠结去，要么憋坏了自己的小心脏，要么伸手被捉关进牢房。

开门征信亟待制度保障

■赵志疆

1 月 5 日，央行放下“一家独大”的身段，批准 8 家机构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的相关准备工作。芝麻信用、腾讯征信、深圳前海征信、鹏元征信、中诚信征信、中智诚征信、拉卡拉信用、北京华道征信，将成为央行“开闸”后首批获准开展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 8 家机构。
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”。个人信用的重要不必赘言，但一个人的征信情况如何，不仅外人无从得知，就连自己多半也只有去银行办理业务时，才会发现征信体系的真实存在。究其原因，传统的征信体系主要由央行搭建，因其数据来源单一，只有个人基本信息，以及信用卡、银行卡等使用记录，因此无法完整描述个人征信情况。
然而，维护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稳定

快速发展的关键。央行“一家独大”的信用体系内，不仅个人征信记录残缺不全，其覆盖范围也十分有限——统计资料显示，央行搭建的个人征信体系内，有征信记录的仅有约 3.2 亿人，不到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。以此为背景，央行此番开门征信无疑颇具积极的现实意义，这意味着人人都有望获得自己的信用报告。
现实生活中，一些人可能很少与银行打交道，但在风起云涌的网络时代，很多人或多或少会在互联网上留下印记。从网络行为轨迹中进行数据分析，同样可以打造出更加全面的个人征信报告。此番放开的个人征信业务机构中，芝麻信用隶属阿里，深圳前海征信隶属平安集团，两者与腾讯征信组成的“三驾马车”格外引人注目。支付宝实名用户已超过 3 亿，腾讯 QQ 月活跃用户超过 8 亿、微信用户接近 5 亿，互联网企业大数据

的威力可见一斑，再加上平安集团等同样拥有庞大客户群的民营征信机构，随着包罗万象的个人征信系统不断健全，公众生活将得以更为方便快捷。
当然，如何更好地保护客户信息安全，是此番开门征信无法绕开的话题。早在 2005 年，我国第一部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就已经启动立法程序，然而至今未见下文。此番开门征信之后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无疑将面对严峻考验——身处大数据时代，拥有数据就意味着拥有商机，如何避免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损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，是开门征信的关键所在。
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，理应得到更为可靠的保障，以开门征信为背景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亟待加快立法步伐。对于央行来说，开门征信显然只是第一步，后续的监督管理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所在。

手牌再烂，也能做人生赢家



■付文

不久前，工作还不到 4 个月的表妹打来电话，抱怨工资待遇还天天加班。“吐槽”到最后，她问：“哥，你说我是不是就‘吊丝’一辈子了？”得闻此言，我不禁鼻头一酸：她年龄不过 23 岁，竟然对未来如此悲观！
由此我想到山东老家有一种“憋 20”的扑克游戏。规则是参与者从除去大小王的牌中依次摸牌，牌面数字之和加起来最靠近或者等于 20 的算赢，超出自动出局。所以，那些开场就摸到 K 的人往往很纠结，掏下一张牌吧有将近一半的几率被淘汰，而不掏赢牌的可能性更低。
这个游戏似乎是某种隐喻，它告诉我们，手牌好、起点高，并不一定对应着最终成功；手牌差、起点低，也不一定意味着彻底失败。

然而，在一个飞速运转的社会，越是不确定性在增加、不安全感在躁动，好的起点就越是能给人安全感。
显然，很多年轻人就像表妹那样，抱着这样的心态。出身农家、专业冷门、性别歧视……又不是来自清华北大等著名学府，也没有蓝翔驾校挖掘机油傲江湖的功夫，手握一把“烂牌”，还能赢得人生这场牌局吗？这是压在很多年轻人心头的一块巨石。
于是，“吊丝说”大行其道，“我不是李刚”，拼爹行不通就只好向隅自嘲；“看脸说”甚嚣尘上，柯震东吸毒加油点击量超过千万，李代沫却是“长得丑还好意思吸毒”。“土豪”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十恶不赦的专政对象，在这个时代却丝毫没有贬义，就连网上的段子也谄媚地说“土豪，我们做朋友吧”。大多数青年都不可能像王思聪那样，在微博上转发乃父获得首富的消息并轻轻地“哦”一声，但是如果出身不能选择，起点既已注定，再不选择努力去打好手中的牌，去挥洒青春拼搏一番，那么人生不是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吗？
就像“憋 20”游戏隐喻的那样，抓到好牌的不一定能赢，一把烂牌的也未必注定输。问题的关键是，你怎么看待手里的牌，并在最好的时机打出去。“指物作诗立就”的方仲永最后“泯然众人矣”，而多年前在西湖畔通过给外国人当“野导”学习英语的马云却成了中国首富，还有“丑到令人不敢直视”的黄渤却创造华语片累计最高票房加冕“50 亿影帝”。他们都可以说是草莽英雄，谁不是从边缘一步步走到舞台中心，谁没有经历过刀刀见血的奋斗？
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说过，一个人改变命运的最佳法宝，就是奋斗。谁能想到，新东方以英语教学立校，但创始人曾经两度高考落榜，第一次高考英语成绩只有 33 分。任何成功者背后的艰辛都绝非常人可以想象，我们不能“光看贼吃肉，不见贼挨打”。老子说，“大器晚成”；孔子说，“四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！”年轻人风华正茂，又有什么好自怨自艾的呢？
天生的不足决定的只是起点，后天的奋起才是你能安身立命的本钱。牌已够烂还不思进取，最后只能如瓦罐摔得稀烂。奋斗再无颓废时，人生定有逆袭日。让我们记取习近平总书记的青春寄语：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，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，只有为人民做出了奉献的青春，才会留下充实、温暖、持久、无悔的青春回忆。